論 聽故事

一切都是從聽故事開始，不論對方要談高興的或悲傷的事。

如果只聽故事的內容，然後依據故事作為處理的方式，其實是不需要心理治療或精神分析的專業職人做這件事。這是一般人和朋友間的互動方式，但是我何以這麼說呢？難道專業職人在聽故事時另有其它門道嗎？當然是有的，不然只依照所聽的故事就採取行動，我們如何判定這個故事裡的字句有言外之意，也有故事之外的意思呢？

其實是假定有其它之意作為專業的起點。每個故事背後的人性和人格，影響著故事被說出來的方式，就像說夢一樣有它的複雜性，這是大家很難了解的事，因此大家聽一個人說夢時，就知道要猜夢背後的意思。但是聽故事時，大家就會先假定那是真的，或者擔心如果不相信對方的故事是真的，怕會得罪對方或和對方發生衝突。

不過，精神分析取向的專業職人有不同的聽故事的方式，可以簡化成如同聽對方說夢那般，實務上這並不是否定故事的真實性，只是對於什麼是真實有不同的觀點。首先，精神分析假設對方說的都有「心理真實」的意涵，但是對於一般相信的故事的「歷史事實」，精神分析取向是不做判定的，因為沒有能力只在診療室裡聽，就能判定診療室外發生的故事是否是事實。也就是要記得，擱置是否屬於「歷史事實」的判斷。

在佛洛伊德發明了坐下來，在特定時間聽個案說話這種專業，不再像以前是以暗示和建議為主的治療方式後，有了不一樣的發現。這個新發現就是，個案來診療室開始談自己的問題，不久，個案會變得不再那麼介意原先的問題，反而在意治療師如何看他；是否會覺得他沒有改變是不好的？或者覺得治療師是不懷好意，故意隱瞞最美好的答案？甚至覺得治療師是阻礙他再往前走的破壞者等等。

上述都是專業職人在聽個案說故事時可能產生的現象，只是這些現象是可以被專業職人感受到，或者要隔一陣子才感受到，但是個案卻毫無所覺，這讓專業職人會不由自主地想要猜測到底是怎麼回事。雖然在起初可能是直接問個案是怎麼回事，但卻發現個案根本不了解專業職人何以這麼問，甚至反而更加重了原來的不安。

這些現象都是精神分析取向聽故事的方式，有一個診療室作為平台，在固定時間和地點的結構下，這個結構很快就成為佛洛伊德說的：「移情如戰場」。也就是聽故事的專業職人感受到，說故事的人有另一股沒有說出來，或完全不被自覺的情感和經驗流動著，專業職人也覺得自己好像處在被說故事的人硬推上去的某種位置。佛洛伊德就將這些現象命名為：說故事的人對聽故事的人有「移情」的作用。

當精神分析觀察到這些移情現象，並且加以命名作為觀察的地圖後，聽故事的人開始有了不同於一般聽故事的方式。至今，這種新的聽故事的方式已經有一百年了，也累積相當多的文字描述這些經驗。不過由於在聽故事後，有前述移情因子的影響，偏偏移情是不自覺的，不是當事者能完全自覺的，因此就算有了很多文字描述，這些文字頂多都只是經驗的片斷。

因為不可能找到兩個人說相同故事時，仍是相同的背後意義，或者就算有可能相同或類似的意義，但是呈現方式仍是相當個別性的。因此聽故事的專業職人就算經驗豐富和學理廣博，面對眼前正在說故事的人，仍是只能不斷的想像和猜測。有人覺得這不夠科學或太主觀，不過精神分析依然在這種情況下埋頭傾聽，讓這項專業依然能夠持續存在並對文明有所貢獻。

除了佛洛伊德所說的，說故事或聽故事的場域就像是戰場般，這是指內心的戰場，或者如精神分析家比昂（Bion）所描繪，需要在戰區和一般百姓的生活空間，區隔出一個中間的地帶。這是比昂引進戰場的經驗來描繪，他和個案在診療室裡工作的經驗。比昂的這個戰場的比喻是更強調思考理論，也就是努力聽個案說故事時，需要藉著更多的思考，作為大戰區和一般人生活之間非戰

區的領域。這是他的經驗，如果分析師在聽故事時，被背後的移情完全捲進去，變得只能一來一往地回應故事的需求，那是缺乏思考的；當缺乏思考時，非戰區的空間就很狹窄，難以有轉身的餘地。

如何聽故事，當然還有很多細節。在戰爭場域裡發生的事可能表面無波無浪，但在心理世界卻捲起了巨浪，雖然稍有臨床經驗者仔細想一下，就會發現我說的並不是只針對特定某些個案，而是心理治療診療室裡時時刻刻發生的事。這讓聽故事變得不是那麼容易，不過也因此需要專業訓練才能成為專業職人，才能在被說出來的故事裡，再聽出更多其它的可能性。這些可能性都是人性和心智的組成，而且只是一部分 —— 畢竟人性和心智的大海還需要更多的想像。